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奧德賽

(四)

荷馬
著
華東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 德 賽

(四)

荷 馬 著
傅 東 華 譯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德賽

卷十二

犯日神舟人盡畢生命
抱殘木國主獨全生

「迨我們駛出了清河蕩漾，

便又入溟海蒼茫，

無何那伊耶島已經在望，

這乃是曙光女兒奧洛刺跳舞之場，

朝陽每日從茲上。

我們將船兒泊在岸旁，

捨舟登陸暫休養，

等待着天明亮。

「不一會便見微紅朝日起，

我乃命從人到塞栖家裏，

去搬取愛披納的遺體。

然後就海濱突出之地，

伐木爲棺，將他埋瘞，

不由得心中慘惻都垂涕。

迨把他遺骸和甲冑並封窆甬，

乃堆起一座圓丘，豎起一方石碣，

又把他生時用漿在丘顛植。

『我們正如是部署紛紜，

那塞栖已經得信，

便忽忽穿着得衣裝齊整，

率領着侍女從人，

攜帶着酒漿食品，

特地來款接歡迎。

既在我輩羣中站定身，

那美貌女神便將言進：

『「你們這些可憐人，

活活的身入幽冥！

凡百生人只一死，

你們卻兩度命歸陰！

如今且來食，且來飲，

且盡一日歡娛在海濱，

到明朝又須飄泊到蒼溟。

我也要爲你們指點途程，

爲你們逐一明言不稍隱，

免你們他日弄錯了行徑，

又須冤枉受災禍。」

『那女神如是言，

我們心下俱欣然，

便圍坐着享受酒宴，

直至西方斜日斂，

於是從人們俱眠臥在纜索之間。

那女神獨把我手兒牽，

引我離開了大衆船員，

囑我和她相對坐，

命我把生平經歷一一爲她言。

我於是把前情從頭訴一遍，

那女神聽罷又開言：

「如今這一切艱危俱成陳跡矣，

我有一言君且記，

料當必要時，天上神自然提醒你。

你此去將與賽梭相值，

那妖魔善使過路人昏惑沉迷。

航海人倘無戒備，

一經那妖魔的聲音吹入耳，

便從此見不得妻兒。

原來那賽梭坐在牧地，

四周是枯骨成堆，

並有一堆堆臭爛碎人皮；

她們於此唱歌兒，

把個個的靈魂鈎繫。

你卻但前行，無庸畏惹，

只須把搓軟的蠟丸塞緊你從人的耳，

庶免得聽歌聲心下昏迷。

你自己若還願聽時，

須先命從人將你手足綑縛在船桅，

把繩兒一匝匝的牢牢綁起，

這纔可放心兒聽曲，無須顧忌。

只若你命從人將你放弛，

他們須將你更打上幾個結。」

『迨他們把船兒渡過這危險地，

此後行程我不欲詳告你；

我只述兩個道途。

你心中自拿主意。

一條是夾岸巉巖壁立，

那碧眼的安菲特賴提，

不住地掀翻巨浪相轟擊，

天神因把「流浪者」之名命此巖間石。

此途中異常險巖，

飛鳥經茲也心悸——

便是爲育夫採食的鴿兒也難獨異；

往往那鴿羣經此，

必有隻隕命難歸，

於是那天父又須補充一隻，

纔湊得數兒齊。

至若人間舟楫，

從未能避免艱危；

若不是巨濤中人舶一齊沈，

多應被火燄般的狂風覆滅。

從來只有亞各船自伊梯斯開駛，

曾得安全經此地。

因落得聲名遠邇馳；

但若非那耶孫③上叨神庇，

蒙赫麗相幫渡過了艱危，

也險些兒遭覆滅。

「另一途有二峻嶺，

其一尖峰高聳入蒼冥，

上有雲頭深蔽終歲不清明；

無論是炎天秋令，

終沒一線陽光能射進。

是凡人世間人，

縱然具十雙手足，

也休想攀躋此嶺，

只因那嶺壁似經磨琢滑難登。

那嶺上中腰之地，

西向處下對幽冥，④

有一洞窈黑陰深。

攸力栖茲啊，你此去舟船由此徑，

縱然教健兒放矢，

也射不到那幽靈境。

有西拉⑤在此洞棲身，

常作起呼聲堪怖驚；

那呼聲有如幼犬吠，

那形容煞是驚人，

縱然教神人來覲見，

也不由他不怵目驚心。

那怪物共有十二足，

盡都生在前身；

又挺着六條可怖的長頸，

六個怪樣的頭顱出項頂；

每頭中有牙齒三層，

森森然包藏着死信。

她腰以下不出洞門，

卻把六個頭顱都外挺，

窺伺着海內衆生靈，

如那鯊魚和海豚，

俱被她擒作食品。

凡是行舟經此境，

誰也不能誇說得安寧；

那怪一頭顱可攫一人，

便須六個人同時喪命。

『差低的是第二嶺——

攸力栖茲啊，你他日身臨其境自能明——

卻與前山並不遙，

只相距一箭遠近。

那嶺上有無花菓樹一根，

枝幹崔巍葉成蔭；

卡力布狄斯^②居此樹陰，

將海水時時吞吸盡。

她每日三吸三領，

真個是駭人形景！

我願你船行經此境，

不遇着傾水時辰，

因若你不幸遭逢水下傾，

便教涅普條因也救不得你的命。

彼時全靠你心中機警，

急速把船兒划向西拉之嶺，

沿海濱急進勿稍停；

因若不免全舟俱沒沉，

總不如犧牲了六人性命。

「她說罷，我又追問：

「只是女神啊，還望你確實言明，

我若還逃得脫卡力布狄斯的凶狠，

是否也能憑武力去和那西拉爭命？」

「我說罷，那女神便將話應：

「你這人愚勇堪欽！

仍不忘戰爭鬪狠！

你豈對神明也不肯輸心？

你須知此怪非是世間人，

乃是天上神明主災眚，——

她倔強凶狠，非是力所能勝。

你休得要專恃勇奮；

唯有奔逃方保身。

因若你執起刀兵，

在巖下逗留不進，

我怕那怪物二次把頭伸，

便不免再有六人枉送命。

所以你須得奮迅前行，

一面則呼告克累堆斯④求救命，

她便會制止妖魔不再逞，

原來她便是西拉之母，

留着這人間大禍根。」

『你由此，便達脫力內西亞之境，

其間有日帝的牛羊成大羣，

計有牛羊各七隊，

每隊中五十數均勻。

這牛羊也不老死，也不育生。

牧者是兩個嬌容的女神，

一個是茄厄多薩⑤，

一個蘭披西亞⑥是芳名，

盡是日帝妻泥伊刺⑦之所生。

此二女養育成人，

她母便遣來斯境，

爲乃父看牧羊羣。

你將來船由此地經，

若只顧自向前程，
不把那牛羊傷損，
那你縱嘗些艱辛，
終得到自家鄉井。
只若你有了些須傷損，
包管你船舶人員俱喪盡；
縱使你單獨得逃身，
卻保不得你從人性命，
且必耽時日，受災禍，
方得見你的鄉井。」

「說至此，黃澄澄東方已透明，
那女神便返向島中行；

我也便自歸舟艇，
命船員登舟解纜備開行。
船員們聞命急急把舟登，
各在船舷坐齊整，
便鼓棹衝波而進。
此時那神女塞栖，
贈我們清風一陣，
將我們的帆兒鼓緊。
迨我們把各般繩索結束俱調停，
乃各在船中坐定，
任風吹舵指，緩緩前行。
「我彼時心內痛傷，

便對衆人員言講：

「我方纔聽塞栖把神識細說端詳，

若只讓一二人知，理須不當；

我所以對你等大家言講，

庶我們或同逃命，或俱遭殃，

都有個準備提防。

她第一項，戒我們切莫聽塞栖歌唱，

也莫近那繁花的牧場。

只許我獨把那歌聲賞，

卻須你們先將我縛在桅檣，

用繩索將我牢牢綁。

我若還要求你們解放，

你便須添些繩兒更牢綁。」

『方我這般剴切告同人，

船受順風吹送前行迅，

不一會，已與賽梭之島近。

彼時驀地裏風息波平，

四下悄然都肅靜；

船夥們於是起身，

收帆藏度舟中進，

將櫓楫排水而行。

我則抽出利刃，

將蠟一方切成粉，

用兩掌搓軟揉勻。

未幾那蠟因手心搓壓日光薰，

便漸漸柔軟微溫。

我於是逐一的把船員耳腔塞緊，

他們則用長繩，

把我手和足在桅檣綁細；

然後各人都坐定，

仍鼓槳排波而進。

迨我們迅駛前行，

距那島約莫可傳聲遠近，

那賽梭卽已知信，

便揚起銳利聲音：

「攸力栖茲，你是亞該亞人的光寵，

世上人人所頌稱！

你且來前，將你的船兒泊近，

且來聽我輩的歌聲。

從來有船舶從此經行，

莫不願把我們的歡歌細聽，

庶去時更能聰慧更心欣。

若提起特羅亞人怎樣遭天命，

希臘人怎樣受艱辛，

我們一一都聞訊；

原來這大地茫茫縱無垠，

我們卻萬事俱知情。」

「那妖魔說罷，便放出甜蜜歌聲，

惹得我心內巴巴思傾聽。

我蹙眉兒示意旨，

命我從人快鬆紮；

他們卻充耳如不聞，

依然彎着身兒鼓棹而前進。

隨見拍利米提斯與攸力洛克斯二人站起身，

添繩兒將我縛愈緊。

迨至駛過了那妖魔地境，

不復聞賽梭的歌唱聲音，

於是我那些忠實從人，

自取出耳中的蠟錠，

爲我鬆綁紮，還我自由身。

「未幾，我便見一縷煙塵，

又聽得波濤澎湃，巨響訇訇。

於是船衆倉皇俱大驚，

不覺得手中槳楫落入波中進；

那船兒於是遽停。

我因得遍船中走一巡，

用溫語鼓舞人人：

「『朋友們，我們一路來備受艱辛，

這遭兒未必加甚；

大不了，也不過如賽克洛普斯島上受困情形，

卻也曾憑我的智能，逞我的勇猛，

終於無恙得全生，

他日回思堪自矜。

今你們只須聽我命令；

休違拘，俱遵行。

你們須各自依然坐定，

仍鼓棹努力將船進；

或許那天上有夫神，

肯保全我們的性命，

使我們無恙向前程。

還有，掌舵人，你聽！

這船的方向由你定；

你須避開那巨浪與煙塵，

將船靠近那邊的峻嶺，

不然時，你將不覺仗船離正徑，
俾我們都陷入危境。」

『我說罷，大衆便遵行。

我卻未提起西拉之名，

爲怕船衆聞言要駭驚。

便不免藏匿艙中不敢將船進。

塞栖本囑我休要備刀兵，

這話我亦不聽；

卻將我明晃晃甲冑披身，

手提着長矛兩柄，

然後登陟前艙頂，

冀先見那西拉居高嶺，

免得提防加害我舟人。

只雖我極目力向那模糊嶺上細搜尋，
卻見不着那怪一絲兒踪影。

『於是我們心慘慘將船駛進峽；

這邊高嶺上有那吃人的西拉，

那邊則有那神怪的卡立布狄斯，

將鹽味的海水壓根兒呷，

那情形煞是可怕。

當他噴下時，可譬水壺兒在烈火上搭，

但見的水花四發，

向那兩巖顛上洒。

迨至他將海水重新呷，

便又似一切都在漩渦周匝；

四周遭岩壁聲震響紛譁，

一霎時便現出海底泥沙。

我們彼時人人心懼怕，

眼巴巴盼望着她，

彷彿性命在懸絲掛。

『唯時那西拉已抓去同舟六個人，

可憐盡都是智力超羣！

我彼時方回首向舟人省問，

倏見那六人已手足凌空懸掛在蒼冥；

只聽得半空中大聲兒叫我名，

那就是他們叫我的最後一聲。